ETD

崔清獻公全録叙

菊坡公吾鄉先民史稱晚出番禺屹然有大人風竟與唐張文獻公異代齊名予少知慕之而喜見其行之狀於門人李文溪者後讀本傳而知其狀之未備及觀宋立齋先生校增公

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藏

言行錄又知雖傳亦不能備公也公
平生以博大端純之學而勵之以嚴
霜烈日之操故清明在躬日底深造
而不可量以朝著則蹇諤以郡縣則
字牧以刑憲則風木識者已以經濟
望之及選撫淮也力阻和議大備內
修遂截然長城淮左金人不敢深入
以蜀變而推帥山至則叛者帖然首
睦將自危拊循儲積捍蔽之敷張既
弘且要全蜀之命脉精神遂倍二事
不敢窺西和蜀人比祠於忠定清獻
爲三賢及歸而鄉郡驚變於摧鋒登

陴一諭羅拜遂遁噫公何脩而得此
哉文文山一代偉人獨稱公德之盛
跨映一代則知士之無本徒欲桑幾
會智行以取耀於一時者難矣而世
之多公者每以不肯相位一事爲重
至稱爲千載一人又推其隱意比之
叔肸然公自撫蜀已祠終於禮書不
赴者已在茂陵之世理宗之立蓋儻
成於左相一時之奸謀與魯宣親見
喋兄血而就之者不同端平之傾心
延竚雖在彌遠既死之後然帝之多
慾如貞魏極一時之賢皆不能久於

其位宋至是爲何時且一艾不畜而
七年之病尚可活耶觀公素以末路
結果語其弟臨終又戒子姪以勿仕
則其沉幾以自信者不待他推其意
而已巍然如泰山之重矣若徒區區
以不屑跬步相位爲公榮者其末也

式是錄裒狀傳言行而蓋以新得者
爲較全余久[illegible]之於蒲圻胡大參廷
獻凡入湞入京復廣不離笥今至贛
始出與教官吳誠楊昱輩校之而付
邵憲副煉梓以廣傳蓋以公非但可
師於吾之一鄉而已也

嘉靖十三年龍集甲午孟春吉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瓊山唐冑書

宋丞相崔清獻公全録 目録

卷之一

言行録

言行録序　劉履序

黎貞序

余昂序

言行録上

卷之二

言行録中

卷之三

言行録下　宋史列傳

行狀　門人李昴英撰

續通鑑綱目

卷之四

奏劄一

第三次辭免秘書少監

辭免兼國史檢討官

辭免秘書少監乞赴宣幕

秘書少監乞補外

辭免除秘書監

再辭免除秘書監

辭免除兼太子侍講

辭免除工部侍郎兼同修國史兼實録院

同修撰

辭免除煥章閣待制知成都府本路安撫

使

辭免除四川制置使

四川制置乞祠

辭免召赴行在

奏劄二

辭免禮部尚書

再辭免禮部尚書

第三次辭免除禮部尚書

第四次辭免除禮部尚書

辭免除顯謨閣直學士知潭州湖南安撫使

使

辭免知潭州湖南安撫使

再辭免知潭州湖南安撫使

辭免除寶謨閣學士

辭免除煥章閣學士

辭免知隆興府江西安撫使

卷之六

奏劄三

再辭免知隆興府江西安撫使

辭免徽猷閣學士

乞守本官致仕

辭免召赴行在

奏暫領經畧安撫使知廣州印乞除官代

奏乞謀帥爲代

申山前事宜併牒彭提刑節制諸軍隨宜
調遣統行督捕事
奏盜賊寧息乞賜除代
申彭提刑管提舶之功
申石運判李運判黃提舉之功
辭免除參知政事

卷之七

奏劄四

再辭免參知政事
第三次辭免參知政事
第四次辭免參知政事
第五次辭免參知政事
第六次辭免參知政事
第七次辭免參知政事
辭免除資政殿學士宮觀
辭免特授正議大夫右丞相兼樞密使第
一詔奏狀
第二詔趣行辭免奏狀

卷之八

遺文

四川制帥手帖
付吳統制
又蒙鈞藥
御寶實封樞密院劄
舉通判宋詡知循州劄
與循州宋守書
又
仙游鄭氏家塾記跋
重建東徽行宮記
歐陽氏山墳記

寄增邑宰
遺詩
送時潛大卿淮西檢法
壽李參政壁
壽邕州趙守
張進武善風鑑謂予豸骨日聳早晚入臺
求詩贈之
題吉水龜潭李氏仁壽堂
送聶侍郎子述
揚州官滿辭后土題玉京亭

嘉定甲戌正月以金部郎分閫淮正當
金虜弃巢南奔之時不敢以君命
不敢辭首尾五年而不得戊寅臘月
以少蓬召而病且死自知不堪世用
決意南歸舟次豫章三疏丐閑而不得
請幡然東下艤棹南康重湖閣夜夢人
告之曰死於廬山之下覺而識其事并
以小詩謝山神

送袁校書赴湖州別駕

柴秘書分符章貢同舍餞別用蔡君謨世
間萬事皆塵土留取功名久遠看之句
分韻賦詩得世字

陳秘書分符星渚同舍餞別用杜甫老手
便劇郡之句分韻賦詩得老字

危大著出守潮陽同舍餞別用杜工部北
風隨爽氣南斗近文星分韻賦詩得北
字

張秘書分符星渚同舍餞別用山谷晚風
池蓮香度曉日宮槐影西分韻賦詩得
晚字

李大著赴豫章別駕同舍餞別用杜工部
天上秋期近人間月影清之句分韻賦
詩得天字
嘉定庚辰正月二日楊尚書率同年團拜
于西湖因爲遊湖之集適湖水四合乘
興鑿水泛舟如所約也杜侍郎賦詩和
之
荅李侍郎嘉定庚辰冬之官成都至城外
驛侍郎亦赴鎮常得相遇于道惠詩荅
之
寄黃州趙別駕庚辰入蜀舟次黃岡適趙
倅奇夫沿檄行邊不遇以詩寄之
送魏秘書赴召
送夔門丁帥赴召
送成嘉父
送范漕赴召
壽轉運使趙公汝燧
送洪暘岩赴班
君疇班引後宰古田滿戍趨京時文溪以
宗正少卿召入極力引薦君疇自六院

入臺文溪力也後以言事去國嘉定甲
申以禮部尚書得請便道還家作此詩

卷之九

宸翰

制詔宣賜夏藥

轉朝散大夫進封開國子加食邑

宣賜夏藥

宣賜臘藥

轉朝請大夫

宣賜臘藥

四川制置乞祠不允詔

辭免召赴行在不允詔

辭免禮部尚書不允詔

除禮部尚書

轉朝議大夫

理宗御劄一

其二

其三

其四

其五

其六

其七

贈挽上

文類

宋文

與崔菊坡尚書書 又公

家大圖書公文集端

克齋游公侶跋公齋房大書

洪平齋書贊及跋

跋崔丞相二帖 文天祥

酹文 劉克莊

跋文集後 李肖龍

元文

常祭祝版

廟樂辭 龔矮文

祠堂詩序 何成子

跋崔清獻公七劄十三疏後 李

跋崔清獻公洪文思公帖 牟巘

奉祠祝文 [illegible]

卷之十

文類 下

國朝文

脩墓記 梁昇

記菊坡大字 馬愉

崔清獻公祠堂記 傅璇

重脩祠堂記 曾棨

贊 黃諫

跋劒閣祠後陳敬章

跋重 徽行宮記 甘鏞

紀祠堂興廢之由 五世孫子璲

紀名公挽祭詩文 八世孫曉

詩類

宋詩

贈公平叛卒 戴石屏 挽詩三首 劉克莊

元詩

唐律 注發 唐律 陳黃裳

唐律 卷 唐律 羅天與

唐律 潘昇 唐律 何芝鳳

唐律 黃甲登 古律 蘇順孫

樂府 陵濟國

宋丞相崔清獻公全録目録終

宋丞相崔清獻公全録卷一

東京帝國大學圖書之印

士廣東新會 黎貢 序 隱 洪武戊寅撰

言行録

言行録序

廣東省立圖書館藏書

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故柳
其介孟軻氏以爲百世師范景
仁跬步宰相不屑就司馬公以爲天下勇雖未至
於聖亦曠古之獨行間世之偉人也夫功名權利
爲衆所趨雖郎署之微斗升之粟垂死猶戀戀而
不忍捨矧位至將相禄至萬鍾得爲而不爲一斷

之以義非冠天下之勇百世之師者能如是乎有宋丞相崔清獻公其人也功成身退棄相位如脫屣輕富貴如浮雲真二公之等儔洊清風于千載之上矣予嘗稽古今仕宦而至將相者非難唯善行其道者爲難其始進功名顯赫者非難其終退從容以義者爲尤難今觀公出處進以道退以義可謂善始善終信乎天不虛生斯人也始由太學進士尹新城次佺邕州循良之政慈惠之教已洽乎民心矣憲廣右帥淮蜀侍講春宮經畧嶺南嘉謨讜論奇功偉績素播乎遠近矣舉賢薦能若遊俎

洪容夔魏了翁李庭芝家大酉三十餘輩各以道德功名表表不世大體立而規模遠矣桑梓英俊若李昴英楊汪中吳純臣溫若春出自門下因公獎援皆至顯官體國奉公不以避嫌而蔽賢矣逮自蜀致政歸老五羊上之眷禮愈隆虛相位以召公蒲輪几杖中使絡繹而公竟不一動豈無謂歟禮七十致仕公踰年八十血氣已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深得進退存亡之義也或曰姜子牙八十應文王之遇而起郭子儀八十赴德宗之命不違人臣之義死生以之豈以衰憊而忽於事君哉余

曰君子觀時而動商季之時紂之惡浮于桀民苦
雷政如坐塗炭文武切於救民太公出而輔之一
戎衣而天下定唐祚中衰逆胡肆禍四海分崩令
公以雄才重望繫天下安危未嘗一日去位安得
以清獻公爲比哉公遇理宗上無失德朝多俊傑
然北鄙自南渡以來虎視江左百年強敵其間宰
相才識如李綱張浚將帥忠勇如張韓劉岳猶不
能挫其一毫之銳況下於數公者乎其蟠根錯節
雖有賁育之勇良平之智亦付之無如柰何公鼓
舞四十餘年智勇竭盡晚年辭位道之常也若復
強勉應命隨時浮沉不過胡廣馮道輩貪祿固寵
之常態耳何有補於事功哉端平己未冬郎官蔡
節奏上曰崔某辭免已到未知幾時可來節奏崔
某年高地遠病日半之臣料未必能來蓋當時近
臣奏對若此則公之忠誠可見矣此余所謂公得進
退存亡之義者豈不信然嗚呼公之德業可謂至
矣史冊書之天下誦之子孫保之非私也公也非
幸也宜也故天愛公壽以八十餘而不衰君愛公
勤以七詔而不倦士愛公西山輩薦于朝咨夔輩
讚于傳民愛公祠于蜀之仙遊廟于廣之蒲澗是

豈智力之所能爲哉故公盡天之理以事天則天亦必盡天之理以報公也天與理其可必而可信乎公之子孫聯絡簪組貳百餘年至今猶繩繩揖揖如螽斯之盛是天固可必而理固可信也爲子孫者尤當善守家規翼翼以誠身兢兢以保業進脩不已善慶擴充必有出類拔萃繼承先志復秉鈞軸于今日矣公有文集值兵火不存公之五世孫子璲僅得一二用附于録因出斯録示古岡黎生貞生郡人也盥手恭讀再四感慨嗟嘆遂紀其實摘其要而書于卷末云

劉復序

刑部廣東司主事江西廬陵人永樂五年六月撰

宋嘉熙二年十一月十一日觀文殿大學士廣東路經畧安撫使崔與之以疾薨年八十二贈太師謚清獻累爵南海郡公公自司法至學士累遷三十餘年而拜尚書與相凡七徵皆辭不起竟得請以學士致仕歸田里理宗高其風節大書菊坡二字賜其家家無所有惟圖書白窗鷄而已公平生不事家人生業不尚浮華不愜聲色故歷仕四十七年而無疵可指其未仕也以經史文章綱常制度善惡得失明其學既仕也以致君澤民經邦輔國

進賢退不肖爲已任既退也之以全歸爲已樂可謂明哲之士社稷之臣矣五世孫子遂輯公之政事文章德行薦擢出處暨夫君命臣對之辭名曰言行録將鋟梓發公之潛德于後世求予考正訛舛序篇端余讀再四竊伏自念天生聖賢異於人其建德業立事功必有超於人何則見大電繞北斗樞星而生步大人之武而生見菖蒲發花而生及其生也所謂皆聖賢之事載諸史冊可考公之毋露坐有星隕懷姙而生公故公所行德業大異衆人良有以夫履竊方公之政事若張九齡文章若陸贄德行若婁師德薦擢若狄仁傑出處若張子房故公之仕歷三朝而聲譽益彰況乎君臣相遇爲難而力辭歸老爲尤難宜其祀於仙遊廟于蒲澗從祀於增邑之學宮而子孫相繼輿言行録永傳於百世百世之下仰清獻公之是感發興起而復公侯之始者則予遂輯是書功莫重焉孝莫大焉

余鼎序

翰林院脩撰星子人永樂十四年八月撰

嶺海間離火明秀之氣發而爲奇木美石犀珠玳瑁翠羽之屬然未足以當之惟其絪緼磅礴積之

彌久則英明偉特之材間世而出出則羽翼當朝
粲練世道使天下後世誦其書景其行想見其人
於嶺海之表明秀之氣於是燁然見焉惟南海崔
伯胄氏偕其弟伯張持其六世祖清獻公言行録
介予友戸科都給事中李公孟昭徵予序之竊惟
嶺南在唐有張曲江張曲江後三百餘年而宋有
余忠襄公忠襄公後百餘年而清獻繼出是三鉅
公與嶺海同其高深與日星相爲炳燿豈非所謂
天下後世之所想見者耶公於開禧嘉定中歷秘
書史館侍講東宮多所論建其師涯東也繕治甲
兵備禦虜寇殫忠盡瘁筭無遺策其撫川蜀也推
誠心以綏士卒明尺律以整武備迄數歲而境内
帖然宋室無西顧之憂以公之可恃也尋遷南海會
群盜猖獗公登城一麾而渠魁奔潰豈非公之德
化素孚於人乎時理宗注意宰輔屢壓勅召公寔
已衰憊不能遠道乃抗疏力辭懇切之情出于肺
腑然當時皆以端揆望公未嘗信其衰也未幾公
遂蓋棺而衆議定矣噫公之始終光明俊偉人謂
其有大臣風又謂其與張余二公異代齊名斯言
得之公之孫子至今以文獻相傳猶能繼述祖德

而不忘且蜀人以張忠定趙清獻偕公爲三賢祠于仙遊閣南海以公與張曲江祠于學宮然則公之聲光赫然於川嶺之間未嘗泯也豈無慕其流風餘韻而興起者乎覽是編者當肅容起敬

宋端儀序 廣東莆陽人 按察司提學僉事福建弘治十年六月撰

宋至寧宗末韃靼日彊金虜南徙而李全又叛附不時宋人立國錢塘僅僅支撑以免亡滅假使當時繼統正傳授明縱彼腥羶之氣逼人崛起之勢可畏而我之民彝物則固自若也柰之何黠后權臣相倚爲奸利予竑廢而理宗立旋又擠竑於死地三綱淪人紀壞國之所仗以爲精神氣脉者至是蓋已斷喪無遺雖當時名士往往隨世以立功名大賢君子則有的知其不可而嘆息痛恨焉思欲完其名伸其道以求無作於心而扶植倫紀者南康李公燔莆陽陳公宓與南海崔公與之輩没齒不肯輕拜理宗除命其意固有所主然李公曾露諸言論間人易得而知之陳崔二公則未嘗片言以著形迹是以淹淹二百餘年其事猶昧昧弗彰矣君子尚論古人因時以考其行據事以原其意張子房終始爲韓之心楊龜山始能得之勿謂

吾人心術卒不可得而測也予初讀宋史陳公傳
揆公所以堅卧不起意實有在於茲來南乃得崔
公言行録觀之蓋公嘉定末自蜀帥罷歸及寶慶
後帥湖南不起帥江西不起端平中再除吏部尚
書又不起值摧鋒軍士作亂薄廣城公登陴撫諭
朝廷聞之即家除帥公既平賊遂謝閫寄徒以不
悉鄉郡荼毒黿勉一出而帥臣六閱月俸給悉還
公帑已而叅除降麻前後辭免至二十疏雖祠禄
亦錫亦不受此公微意之所寓也昔魯宣公爲弑
君者所立公爭叔肸非焉終其身不食先禄與之
財則曰我足矣公之心其叔肸之心乎自古豈有
倫紀晦蝕之人而可與共成正大光明之業者哉
按史理宗初立有鄧若水者不勝忠義激烈欲上
書請帝誅權臣讓國于近屬之賢者向使其策得
行公豈不爲衛武之九十入相文彦博之九十平
章以副當宁思賢之心以援四海將溺之民而樹
功名於晚歲耶惟其意有所主心有不安故其出
處之際確乎有定力而不可移焉近世評公者或
謂其清風高節或謂其洪度雅量或謂其知幾知
微要之皆淺哉乎其知公也他書載公有菊坡文

集與夫所謂嶺表便民榜海外澄清録今皆亡失
子孫所傳寫不過辭榮章奏若誥勅荅詔及遺文
詩歌一二而已又皆與言行録參錯無倫緒予皆
畧爲之更定而并以其所知者增益焉因揣公心
事之微以自附於推見至隱之君子而統正予有
道云爾

言行録上

公諱與之字正子其先汴人紹熙庚戌補大學生
癸丑登進士乙科爲潯州司法再調淮西檢法格
知建昌軍新城縣通判邕州知賓州提點廣西路
刑獄兼提舉河渠常平事召除金部員外郎嘉定
甲戌以直寶謨閣帥淮東就任加龍圖閣將作監
太府少卿己卯冬召入除秘書監兼太子侍講庚
辰春權權工部侍郎兼國史實録院同脩撰四月
以煥章閣待制帥成都辛巳冬權四川宣撫使因
以爲安撫制置使兼知成都府甲申丐祠以權禮
部尚書召力辭歸田里理宗登極除顯謨閣學士
起以湖南帥辭不赴遂除煥章閣學士提舉鴻慶
宮紹定己丑復除徽猷閣學士起以江西帥奏其
便道趨朝又辭不赴乞致仕不許端平甲午除吏

部尚書不起拜端明殿學士提舉崇福宮乙未三
月以廣州軍變除廣東路經畧安撫使兼知廣州
六月事定即召代拜參知政事七辭不起除資政
殿學士提舉洞霄宮丙申年拜右丞相兼樞密使
十三疏辭不許嘉熙戊戌始得請改觀文殿大學
士宮觀如前己亥以觀文殿學士致仕與[illegible]臣恩
例十一月以疾薨年八十有二贈太師謚清獻累
爵南海郡開國公母夫人羅氏露坐有星墮懷姙
而生公幼名星郎及壯補上庠初參齋或夜夢有
烏龍蜿蜒盆中翌日公適至盥于盆聞者異之行在

太學觀齋牌

公蚤孤家貧刻苦向學讀書務通大義不事章句
爲文務得大體不事綴緝少倜儻有大志應接事
物動有機警初任潯州法掾部使者巡按壓境驛
治久圮郡委督辦甚峻瓦無所取公命吏以茨易
廨瓦覆之倉卒完集在淮西幕時王樞密當國有
子豪奪僧寺田官吏無敢決其訟公直筆擬斷不
爲權勢屈王聞而壯之薦于朝由是諸臺交劾爭
致家集有謝王樞密啓
治新城以撫字寓之催科酌道里爲信限悉蠲浮

費民輸直造庭下東廉交錢西廉給鈔未納無泛
比已納無泛追不事一箠而賦益辦前是編民以
役破家相踵公既去所以蠹役者民爭應恐後會
歲侵舉行荒政供億軍需無窘蹙峻迫狀邑境帖
然當路取其規畫下諸州縣倣行之上其治行家集
見辭在內
陞擢狀
通判邑州未赴特旨與在內陞擢差遣公力辭竟
之本任識者高其有難進之風家集
倅邑未朞適賓州軍閑諸臺以公長於應變列辟
賓守其折姦萌不動聲色憲使楊公方爲時名流
按部至賓見公處事識大體愛民有實惠期以經
濟事業諸郡邑獄訟久不決者悉歸之剖決如神
一道稱快遂特薦之家集見謝賓州啓
守賓年餘除本路憲使誥云
分符未久治有休聲
茲予命汝持節于本道豈
爲爾寵哉以爾習知
風土之宜則廣右之民有
不便及所願欲而不
得者皆可以罷行之公益自奮厲以爲嶺右去天
遠甚官吏任情摧剥須澄清之視事日首榜所屬
明示要束吏姦民瘼纖悉畢載號令明肅觀者懼
焉以公擊搏不避權勢貪污之徒有望風解印綬

去者其榜一曰獄囚充斥之弊二曰鞫勘不法之
弊三曰死囚寃枉之弊四曰贓物供攤之弊五曰
戶長科役不均六曰弓手土軍搔擾七曰催科泛
追八曰緝捕生事九曰姦猾健訟十曰州縣病民
等事後真守高惟肖廣舶趙汝楷見之服爲吏師
梓行于世家集

公道經連州時官民耆儒迎謁于州治將行因書
曰有才者固難得苟無德以將之反爲累爾窮達
自有定分枉道以求之徒喪所守州人以爲名言
刻于石

公爲廣西憲公以渡海決囚吏人云海濱有神最靈
若欲渡海須質決於神不然鮮克有濟公曰海外
諸州官吏不法久矣我欲爲民除害豈問神耶遂
理舟渡海離岸方頃間風濤大作柁爲之折公亦
不禱于神但舟整柁以行諸吏畏恐公乃就舟中
陰禱於天須臾天色開霽風浪帖息及至海劾四
郡貪黠吏數人自此官吏始知有國法不敢害民
矣至今海外立公祠堂歲時祀公不絕亦公恤民
一念上通于天故也廣人集公政迹爲嶺海澄清
錄

廣右境土荒寞四州又越海外昔者軺車按行之所不到公歷巡所部朝嵐晝暑星行露宿以葉舟渡朱崖衝昌川途之險而弗顧自春徂冬往反數千里形容凋瘁鬢毛悉斑所至搴帷問俗導人使言有條利害以告者必爲之罷行乃去幽枉之民遽車而赴愬者駢肩絫迹于道 家集

嘉定七年金虜爲韃靼所攻棄燕來汴李仝復據京東兩淮腹背受敵命公帥淮左陛辭首疏以選擇守將招集民兵爲第一事別疏畧曰金虜垂亡惟定規模以俟可乘之機最是要務山東新附置之內地如拘虎梏蛟急須處置自古召外兵以集事事成與不皆有後憂當來若欲招納合計爲兵若干錢穀若何而倚辦爲農若干田牛若何而措畫今既來之無以安之使飢餓於我土地及其陵犯又無控御之術幾至稔禍事勢如此只得因病處方無徒以受病之源歸咎既往乞下制司區處要使命令一出帖耳退聽 家集

守揚州登城臨眺形勢謂濠河陿陜褰裳可涉守禦非宜乃度逐近準高下程廣狹量深淺爲圖請于朝許之河面濶十有六丈底殺其半深五分廣

之一環繞三千五百四十一丈壕外餘三丈護以
旱溝又外三丈封積土以限淋淤又廣地七丈以
受土使與危堞不相陵復作業城五門爲月河總
百十七丈而南爲裏河又八十七丈西北曰堡城
寨周九里十六步相去餘二里屬以夾城如蜂腰
地所必守左右尤淺隘浚之槩如州城壕計七百
三十一丈且甓女墻以壯其勢外壕既深水勢趨
下市河涸不可舟有警芻餉難爲力又加深廣造
輿梁五經始于八年八月訖于九年九月工一百
一十五萬四百二十五費朝家緡錢三十四萬八
千七百五十六米石二萬一千八百四十七州家
激犒爲緡錢五萬一千六百節縮有道勸懲有章
公私不以爲病（揚州重修城壕記）
沿城外羊馬墻內環植柳樹官軍多以小枝應數
公出鏹責將校募諸營選大如臂者培插長茂周
遭六萬一千五百餘株二三年後小者可爲薪大
可爲檑木留根四尺槎牙交錯禁限工具春至復
生（家集）
揚州倉廩少且圮壞新糴無所放處公視北門內
舊柴場地於市河爲近鼎刱倉廒十二座積粟充

裕家集

備禦之計人患兵少公獨以兵不在多在素練耳以諸軍分作三等教閱弩手以年力高強而善射者爲上挽踏施放合格者爲中餘爲下鎗手以身材及等伎而有膂力者爲上雖不及等伎而少壯善擊刺者爲中餘爲下騎兵則以人騎輕捷武技精熟爲高下先布陣勢縱橫來往用草棒相擊以習刀法或用包頭氈槍馳逐格刺以習槍法然後大走馬圓射用拒馬圍闌射垛至四十步施放三箭不往四遭精熟又加步數五日一赴州治教場閱看委幕僚督中否優劣月終比較賞罰則親投激犒練習既久上等出等中等爲上下等爲中人皆可用戰則上等居前鋒中等佐之守則上等當衝要中等助之下等供戰守雜役遇敵戰勝賞亦有差仍下諸州縣屯戍一體行之由是淮東軍聲大振家集

諸屯軍馬歲例九月後三八日壓馬出城三十里回習爲文具公至始剏簽牌分寫八卦如探得乾字即令旗頭搴乾卦旗出北門將校率群騎視所向以往遇岡坡溝澗徑趍直前不令迂繞取道使

人馬相得遇險不懾緩急可恃爲用家集
淮東數百里皆夷曠惟滁州盱眙軍多山林方山
石固山嘉輔砌崖高峙上有泉源公募民築五山
寨累石爲城料簡丁壯選材力服衆者假以官資
統之月差一百二十五人分布守望官支錢四百
一十貫米七十五石有警邊民悉家于中併力捍
禦又慮姦民乘時剽掠以路鈐劉諶老成忠義用
爲五寨都總轄鎮壓之家集
淮郡有萬弩社公謂追襲邀擊騎射爲優遂請于
朝乞於本路屬邑更刱萬馬社募淮民爲之縣額
百人應募者閱試合格官助鞍轡錢二十千人復
租稅三百畝平時散在田里緩急調用仍選材智
出衆者統之家集
浙東大飢流民渡淮求活以數千計公命僚屬於
南門外籍口給錢米民得無飢亂以死無不感慕
且請于朝行之兩淮端明洪公咨夔嘗有詩曰寨
下人家盎盎春又推餘澤及流民慶州小范青州
富合作先生社稷身洪平齋文集
廟堂貽書欲主和議公荅曰古今未有無夷狄之
中國而中國所恃以待夷狄者不過戰守和三事

而已唯能固守而後可以戰可以和權在我也守且不固遂易戰而爲和權在彼也自大將屯重兵于山城孤絶之地而淮東守禦全勢因此大壞局面一差着着費力彼方得勢而我與和必遭屈辱況虜寇尚留吾境敵情多詐從違未足深信徒使軍情疑貳邊防縱弛必爲所誤犬羊貪狼之性非其力屈未易和也今招信之寇雖未退而五山寨錯落相望邊民米麥盡數在砦野無所掠其勢只得攻青平山又復失利而去統制陳世雄等軍分頭頓兵關集山砦併力剿逐其勢必不能久駐又淮陰之寇楚州已遣季完所部忠義人前去迎擊敗之更看事勢如何且如東海漣水爲我所有山東歸順之徒爲我所用一旦議和則漣海二邑若爲區處山東諸酋若爲頓放蕭墻之禍必甚於顓更和未可遽言也此因繆將喪師辱國憤恨俱廢寢食心氣大作委無精力可以應酬乞別差通敏者以任和議之責

虜衰小舟渡淮爲官軍驚遁報至公曰虜性多詐強則示弱弱則示強今乘衰殘恐我遣師故爲虛喝耳遂移文戍軍備預行體探密作隄備以俟其

亲併力剿殺毋容一人一騎脫去後瀆頭果告警

俘馘幾盡家集

宋丞相崔清獻公全錄卷之一終